

编 文
主 温 沉 无
八 舟

在荒野里，我目睹符号的盛开与破败
作为一名守夜人，我不期待黎明的到来
因为黑夜里幽暗的光

守夜人·符号学



主编 温八无 李沉舟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夜人·符号学 / 温八无, 李沉舟主编.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 - 7 - 5500 - 3025 - 1

I. ①守… II. ①温… ②李…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2159 号

守夜人·符号学 温八无 李沉舟 主编

出版人 姚雪雪
选题策划 周瑟瑟
责任编辑 杨旭
装帧设计 文人雅士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天津顾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25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0 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500 - 3025 - 1
定价 29.90 元

赣版权登字 05 - 2018 - 40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PREFACE



《守夜人·符号学》由温八无、李沉舟主编，是一本 Mook 形式的纯文学合集，旨在推广及宣传目前中国纯文学及实验文学领域里的犹如“守夜人”一般在坚持的写作者们及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态度。这是第一辑，主题“符号学”，所选五篇小说，长短不一，风格各异，但无一例外，都是表达自己、拓宽文学的优质文本。

符号是指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约定的用来表示某种意义的记号或标记。文字起始是用于记录、表达、传递信息，它自产生之初就具有符号性、隔离性和替代性。它几乎包办了它的创始者的所有感官功能，并利用其自身的特性在真实世界之外构建了另一个以隐藏在它身后的语义和思考替代现实存在的特殊符号空间。它的艺术性不言而喻，只是经常被它的工具性

掩盖。

人类在发展，那么我们的文学也应该发展，文学需要新的表达，当文字被创造、被念出、被写下，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的新生，而不仅仅是书写表达工具的重复。由话本脱胎演变而来的小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仿佛只承担了叙事和“将碎片化的细节揉成一个故事”的使命，如果不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派文学的崛起，可能小说都无法脱离“引人入胜的故事作品”这样一成不变的定位。

然而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文学因其日益降低的门槛，以及利益团体的诉求，在当下的社会里显示出了规模和程度极其庞大、惊人的“返回效应”。执着于文学探索和演变的写作者屈指可数，整个圈子里泛着“文学标杆主义”和“无故事不成书”的默认规条，特别是对小说的影响极为重大。

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学努力想要突破的小说观念上的束缚，即在叙事和刻画方面不再遵循所谓的“故事和人物”永恒不变的时间线和脉络，而更加关注文字引发的审美感知和结构搭建，尽管结构主义在后期顶替了现代派文学挥舞起当代文学的大旗，但是那面旗帜实际上已经从内部开始空泛化。

而中国小说在世界文学版图的进化里，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确实很难和觉得情节大于一切的人说明白什么是一段文字的审美。实际上大部分人可以承认一副不明就里的超现实主

义绘画是艺术，可以承认一首莫名其妙的电子音乐是艺术，可对一段超脱情节的文字却多有诟病。这种观念不仅仅存在于普通的阅读者之中，在大部分的写作者甚至是赫赫有名的所谓作家之中也是十分普及。

在人类漫长的文学历史里，小说作为外壳，已经容纳了太多的故事和情节，然而小说其实还可以容纳一些别的部分，例如碎片化的印象和反情节化的感知，这些元素让我们得知，人们是生活在凌乱的细节和琐碎的印象里的，小说可以借助这些真实而全面的感知而成立，并不需要永远建立在将片面的线索维系在一起的“故事”而存活，小说如是，剧本如是，实际上影像艺术在这方面其实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并不是否认故事之于小说的贡献和价值，有目共睹的是长期以来前赴后继的写作者和作家们为小说这一门类提供了铺天盖地故事，特别是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下，数以亿计的人群会在同一时间里狂热地阅读着发布在网络平台里动辄百万字数的故事，大众阅读如此疯魔化的当下，故事重新变换了外貌，秉承着它们的祖先“话本”的使命，将文学重新拉回了说书人和听书人的棚屋之内。至此大部分人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认知：小说是故事的艺术，故事承载了一切的意義。

诚然故事有其意义和价值，然而在大肆宣扬“故事背后的东西”的同时，不妨也来体会一下“文字本身的意义”。

《守夜人》第一辑主题定为“符号学”意便在此。甚至可以这么说，写作者的文字需要的是感受和审美，不是思考和说教。那些认为只有“理性地讲述”方能承载意义的读者和写作者们应当抛下手里的小说，去欣赏数学模型和化学式之美。因为他们很难理解为何会有人把“手臂卡在毛衣的袖子里”这样一件简单的琐事写成一部数万字的短篇小说，更加难想象人为何还可以听见“土豆块茎和蚯蚓的喟叹”。

也许在很多人眼里，文学只是一宗生意、一项消遣、一门无关痛痒的专业学科。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对于那些认为文学是艺术、是追求、是毕生所爱的人，这本 Mook 希望可以提醒一下诸位，各位心目中的艺术是不是被遮掩了真相，各位对艺术的理解是不是仍浮于表面。

目录

CONTENTS



丁……Q

2

雪，下得太久了……不流

18

墙……楚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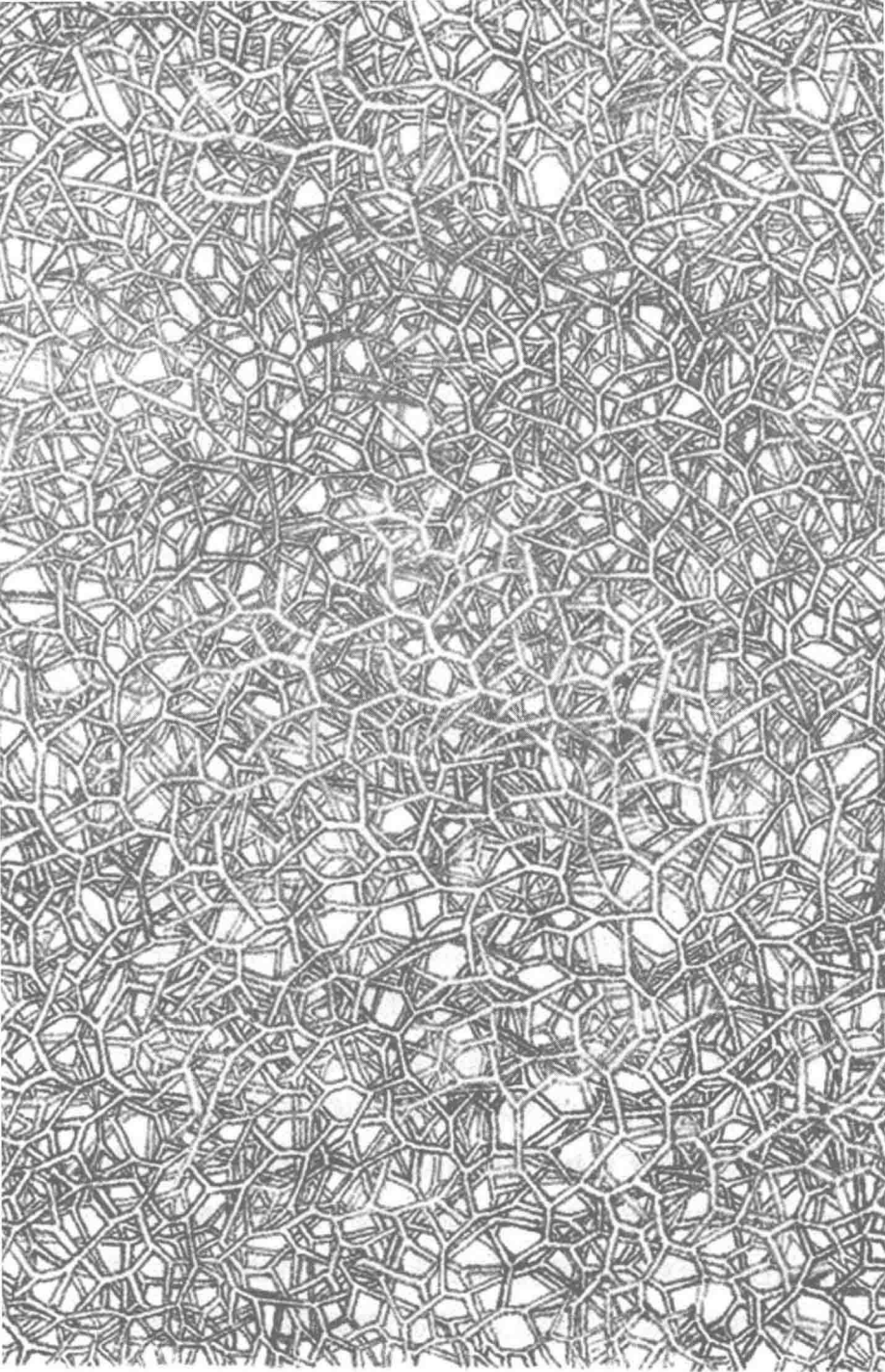
47

小镇与山顶……曲忌

70

死水微澜（上部）……温八无

113



《小说：陌生》 邕子



Q

丁 |

葬礼在星期四上午，下着不大的雨。仪式结束了，我们到了墓地。骨灰盒由我捧着，工人在挖地。铁锹和鹤嘴锄在沙土里嚓嚓，挖出的土偏紫色，里面有发亮的碎石子。是蓬莱土。半截红泥蚯蚓扭着在土上滚，被随之的土盖住。

墓碑插进土坑里将将好，其中一位工人退后几步，问我正不正。正的。他说等固定了就不好再调。他示意同伴继续，软锤子在石碑边沿敲敲打打，他们又蹲在矮树后面，一边一个扶住墓碑方形的角，锹和木桩打实了碑座的土。嘭嘭嘭。墓碑上丁姨的名字和左右隔壁碑上采用相同的字体，那些碑上偶尔有烤瓷像，里面的人物有红润的脸蛋，比活人健康，比活人模糊。活人和死人的区别是。丁姨的墓碑没有瓷像。喜欢说话的工人让我把骨灰盒放进墓坑里，问我要不要放点什么进去，说别人家都喜欢放一点。我把丁姨的老花镜放下去，它滑进盒子

和坑壁间的窄缝不见了。那人又问要不要丢点钱进去，我摇摇头，手插进口袋里。另一边口袋，有丁姨的梳子，手指拨过梳齿，能感到震动。梳子我得留着。墓坑盖上大理石，水泥封住沿口，大理石面在雨水里颜色发深。

他们完事儿了，把五件长工具捆在旧黄的带子里，零碎短工具丢在竹筐里。说话的工人吩咐同伴拎着，不说话的同伴回了一句方言，听不懂。我向他们点点头，他们走了，我想再待一会儿。

小雨不用打伞，吹在脸上痒，领子挂住雨珠绒毛，弯腰的时候，蹭在脸上，跟蚯蚓的螺纹在脸上揉动那样的冰凉。

我从土里掏出那半截红泥，放进随身的瓶子。大理石面照得我也老了。

工人走得更远。接近冬天，草发枯。墓地只剩我一人，如果说还有鬼魂。也许丁姨正拍拍身上的灰飘出来，在看着我。应该说说话。我没想到什么要说的。

从小，我以为丁姨是家里人，她跟妈妈像亲姐妹那样，她比妈妈更喜欢说话，她们总有那么多话要说，我喜欢听她们说话，喜欢跟在她们后面。她们喜欢讲家里人的笑话，让我不要跟爸爸和爷爷告状，泄露她们取笑他们的话。我当然不会告状，我向来站在她们这边。小孩子不懂规矩，但有喜好和厌恶，或者害怕。我不喜欢爸爸，害怕爷爷。爸爸有一张静止的

脸，爷爷眼睛上有两条虫子眉毛，会动。谁都怕爷爷，我怕，爸爸怕，妈妈也怕。丁姨不怕，除了她，家里没人敢笑着跟爷爷讲话。

现在想拼凑丁姨的脸竟然很困难，太多画面的重叠，重叠过了头又会消失。有雨点打搅。

确切的丁姨最早的模样，仍然是那次。那时，很难说清我几岁，总归很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那天妈妈剪了辫子，没有辫子的妈妈很陌生，把丁姨衬托得亲切。我跟着她们跑进妈妈的卧室，坐在床沿看她们。丁姨应该问了一句妈妈美不美，我点头说美。接着梅丫头进来给妈妈递热水，妈妈赶走了梅丫头，梅丫头有些难过，出门的时候妈妈让她把门关紧。妈妈不知从哪里抽出两件兜兜（后来知道是早期的乳罩），妈妈钻到屏风后面，伸头跟我说不要偷看。丁姨说我这么小懂个什么。我其实什么都懂。妈妈在屏风后面呆了好久，丁姨催她，妈妈说别急。后来丁姨脱了上衣，就在屏风外面，露出光背，把兜兜往身上套。那整张背，裙子上的腰，白花花地放着光，一下子把妈妈的房间撑满了。丁姨回头看到我，哈哈大笑起来。她跟妈妈说了什么，我红着脸跑出去撒尿。

如果有鬼魂，她也不会告诉我当时说了什么。

爸爸说小孩子别整天跟妈妈黏在一块，爷爷说男孩要从小培养男子气概。他们把我送走，去接受严格教育。那所严格教

育的学校让人讨厌。他们不给我回家，说只有假期才能回。妈妈去看我的时候不多，偶尔她和丁姨一起去看我，她说一定想办法让我回去。最后也没想出办法。后来，校长说我妈妈死了。爸爸不准我回家。直到过年，爸爸领我去妈妈的坟上磕了头，妈妈的坟在很远的地方。我没见着丁姨，他们也没跟我提丁姨。后来我不想回家了，有时候他们请我回家我都不回。有一天老师说有人找我，我问什么人。他说是我家里人，我说那不用见了。他说难得家里人来一趟，现在局势动荡很不容易，我说我还有好多功课。他说没见我做过功课，又说跟家里人没必要这么对着干，我家人很亲切。我问那人长什么样。他形容出来的是丁姨。我跑出去，真的是丁姨。她说认不出我，大小伙子了，上一次她陪妈妈来看我，我才跟小拇指那么大。丁姨还是丁姨，又有些不像。她劝我回家看看，我问她是不是家里人委托她来的。她没有否认，说其实她也一直想来看我。我问为什么不来，她说我家里人不给她来。我问为什么，她没回答。后来我问妈妈究竟怎么死的，她说是病死的。接待时间快到了，我说我不打算上大学，宁愿去跟人跑船。直到那时，丁姨才又恢复了丁姨，笑起来。她说：那，你爸爸和爷爷不给你气死。

我没去跑船，也没上大学。我找了个女同学，要去山里隐居。临走前，丁姨来了，她说我疯了，我说女同学也说我疯

了。她们说我疯了的意思不一样。

一个礼拜后，我们回了学校。女同学要跟另一位男同学去国外。

学校赶我走，我去找丁姨。

那是我第一次到红楼，我属于那儿。丁姨从她细小的房间里为我拉开门，背光的轮廓后面是房间的全部，当时我一定想：就是这儿。

地板上腐烂的洞，洞里的饼干渣，洞旁边的木纹，发油的年轮和木节，门的倾斜和关门时从门框里跌下来的灰。椅子斜在桌子面前，丁姨一定刚刚从那儿起身。椅子靠住床沿，压住床单上铺着的毛巾，凹进去一道，枕头在床头堆在被子上面，挨着桌沿的小台灯，小台灯的灯头能两边弯曲。你能想象丁姨坐在被窝里凑着灯光看书，从眼镜上方探询来目光。桌子上铺着玻璃，下面有信。众多的书沿着台灯一直铺到桌子贴着墙的另一边。书上，有眼镜，镜子，梳子和一瓶油。墙上的壁橱被书充满，每一本书我现在都能叫出书名，并熟知里面的内容，哪怕是那些包着封皮的。壁橱旁用图钉钉着一幅青绿山水画，挨在打开的门边，被打开的门吹得凸起，让山水有了立体感。

房间实在太小，丁姨打开门便没了退路。我站在门口难进去，丁姨说实在太小了。她后退脱了鞋子，把鞋子放在床底的阴影里，盘腿坐上毛巾被。她让我进门并带上门，那样空间会

显得大些。关上门的时候，灰尘呛我一口，正好让我咳嗽几声。当时，我坐进唯一的椅子，背对着她。

墙上有窗帘，窗帘后画了窗户。

我说我被学校赶走没地方去。她说如果房间够大就收留我，但实在太小了，劝我还是回家。我说南边在打仗，我好歹能扛得动枪，家是不回的。她说就这么大地方。我说睡地下就行。最后，她在我背后哈哈笑起来。

从此，我们一老一少就在那间屋子里生活。细小、吱呀、昏黄的房间。

丁姨请人打了两床新棉花絮，一床垫一床盖。晚上睡觉时，把椅子架在桌子上，椅面贴着玻璃面。把床垫从门这边一直铺到桌子肚下面，一直顶着里面的墙，头冲门。早晨起床，地下的被褥卷起堆在床尾。她让我白天去外面找活干，在晚饭前回来，她会做好两个人的饭菜。我一直找不到活，更多是在城墙头睡觉或者发呆。晚上，丁姨要工作，她趴在桌子上工作，我不能睡觉，就躺在床上。小台灯的光打在她那边，她说要给我买个台灯，我说不用了太花钱，可以侧着身子，也可以趴在桌子上看书。丁姨累了抬起头的时候，我也会从书里抬起头。她睡觉很晚，于是我睡觉也很晚。贴着枕头，地板里有红楼里每家每户的声音。

从我住进去后，玻璃下的信不见了。我在镜子背后夹层里

找到，那是妈妈写给丁姨的信。信里没写什么值得藏起来的内容。第一段写妈妈在小店里看到一条漂亮的纱巾，想买给丁姨，然后说起纱巾的五种系法里，她觉得最后那种燕式系法最漂亮，但最适合丁姨的是古登堡式。第二段写妈妈明白了丁姨上次说的笑话，感叹自己缺少 Humor 精神，一直没明白，直到几天前她在梦里明白了笑话的意思，都笑出声了。妈妈说丁姨总是能给她带来快乐。第三段有我，说我在学校的表现，评价是“粗鲁”，她很担心，说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一定都是周围人的影响。说都是她的错，她自责过于懦弱。第四段没提我，说起以前她们在学校时的一位老师，说他对她俩的评价很准。第五段又有我，说她嫉妒丁姨，因为我有时候喜欢丁姨都超过她。我把信按照印子叠好，还原到镜子背后。

那天晚上我做梦哭了，也许不是做梦，哭是一定的。丁姨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想妈妈，她说妈妈一定也想我。我问妈妈究竟怎么死的，她说是病死的。过会儿，她又说是因为不快乐。我问是不是因为爸爸和爷爷。她说不完全是。

我继续哭，她坐下来搂住我拍我。我渐渐睡着了。

半夜醒了，我枕在丁姨的腿上，她靠在床沿睡着了。我摇醒她，让她上床睡，她问我好点了没。我说好了。在她上床躺下后，我说我要跟她生活。她说那好啊，可以一直生活到找到事情，找到老婆，找到住的地方。我说我不找了，就住这里，

我说的生活不是她说的生活，是要跟她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就像男人跟女人。她说等明天再说。

再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她装作忘记了。她以为装糊涂能打消我的念头。我的态度很坚决，她说不可能，我应该去找年轻小丫头。我说我就要她，让她别像以前那样当我是小孩。她光笑没回答。

我逐渐像个男主人，把她当女主人，她不反对，甚至是喜欢。之前，走在路上，我总是跟在她后面，后来，我挽着她，再后来，她的胳膊插进我的胳膊里。有时候她会把头靠过来放在我的肩膀上。但她坚决不许继续深入，说那感觉太不好。我说那是道德感作祟。她伸出手指，又搓自己胳膊上的皮，说她已经老了，皮肤发糙，腰上肥肉一大堆。我说那只是肉体。

在她工作的晚上，有时候我从背后抱住她，在她脖子里哈气，她缩着颈子摆脱的反应更让我高兴。我亲她的耳朵，然后是脖子，然后是下巴，她躲开总不让我继续。然而，事情总是自然而下，终于我们在地下我的床铺上做爱了。她身上的肉确实很多，乳房悬垂着很暖和。我并不急躁，相对于进入，我更喜欢搂着梦里的身体，俯在满是儿时芳香的气味里。我当时一定叫了丁姨的名字，她答应的是允许的声调。进入，我们成了真正的夫妻。后来我发现自己更喜欢从后面，那样可以看到她裸露的全部的背，如果此时，她能回头，就更美妙。她回头时